



湫水山风云

● 刘从进

湫水山,脉发天台华顶峰,山势起伏跌宕,绵延不绝,像一条巨大的飞龙横卧着,用它的脊背驮着日月星光,朝露晚霞。它是三门南北的界山,主峰皇嬉梁,海拔882米,是本县最高峰。东望三门湾,可观海上日出;西眺群山,可赏落日美景。山上岗峦交错,沟壑纵横,山峰耸峙,路深林密,汇潭、瀑、岩、峰、林、泉于一体,集清、幽、秀、雄、奇、险于一山;构成了许多奇幻的景点。山上建有湫水山林场,总面积2万余亩。

近年,山上建设风电场,装了风车,沿山脊线开了一条蜿蜒的路,为市民上山观景提供了方便。夏有凉风冬有雪,常有人到山上露营赏景。山顶那条路宛如白色的天路,惊鸿一瞥,恰似故人来。我一直衷情于山路,这是一条哲学之路,救赎之路,理想之路,一路上由柴不草木护送着迈向天空。这条路提高了山的高度,使湫水山成为一座没有顶的山,凡神可以自由交流。

山顶皇嬉梁,相传是皇帝嬉戏的地方。皇帝在那里抛下一条玉带,变成了白溪水,让南麓的横渡成了全国第一个气候康养镇。站在山顶,我忽然感觉到充实,一个人头顶着一整片天空,想起凯撒的话:“我来了,我看见了,我征服了。”曾经,南宋皇帝想在此建行宫,被打鱼的渔民劝住了。

从山顶往下看,迷雾中有许多条路伴着峡谷通往山下的村庄,古老安宁。山中有多处茶园、竹园、林场等旧址,还有当年深山伐木烧炭留下的踪迹等,但现在已人迹罕至。更有佛教名寺布于山中,回龙庵,湫水寺、大明寺、东山庵(已消失,

相传山中宰相陶弘景曾来此)。丹邱寺建于南北朝,是山中最早的道观,丹邱是一个道家名字,意为“神仙居住的地方”。自古有“先有丹邱,后有台州”之说。湫水山有很多关于龙的传说,脚下有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居住。

到山上看一场落日就是人间最壮丽的事业。夏天的傍晚,天边云影婆娑,每朵云都镶嵌着金边,被彤红的夕阳织就了一段灿烂的锦绣,随风舞动,徘徊在山巅,紫色的夜幕幻化成霞,令人陶醉。我面对落日出神时,另一个我逸出了身体。天空无所不在,一块块,一堆堆;天空本来就是人的虚构,落日也从未落下,我只是个沉默的每天看着落日的旅人。在山上,在高处返身看人间烟火,莹莹点点,安详宁谧,你会想到,那里藏着温和美好的理想生活,不敢相信那是半小时前我们生活的红尘深处。稍远处的村庄像浮在半空中,其实应该就是一个视觉的错觉。山上,都是一些寻美的人,你是谁,便会遇见谁。很多青年男女都上山来,看美景,拍美照。

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灵”。最体现湫水山神韵的是山上的风云变幻,湫水山的风与云展现出一种与世界相处的独特方式。湫水山的云,有时如万马奔腾,有时如蓝色的翡翠,有时如墨汁的黑。湫水山的风清冽的,清爽的,甘甜的,寒意的,天上来的,仙气的。林密不妨风过,山高不碍云飞。夜晚的山头有如仙境,众神都出来玩了,山成了他们表演的天地。湫水山有灵,总在晚上带着风云转山岗。云总像天幕一样在山头上拉过来拉过去;雾漫山野,绕着整座山转。夏天的夜,山下酷

热,上到湫水山,到处都是风和雾。风的四周都是风,雾的尽头还是雾,云里藏着好思想,好风翻山如翻墙。夜风清凉,夜雾成了我的衣裳,衣袂飘飘,江河不尽。我是一头在迷雾中走向山顶的毛驴,拿扫帚扫大雾,拿勺子舀白云。

云层盖下来,山野就暗了,夜虫叫起来,天森森地黑下来,夜色是湫水山上神灵施放的血液,我感到天黑时自己即将从世界的边缘坠落。坐在亭子里,夜色皆来相就,所有的美好都在身边若即若离。忽有一只鸟在头上飞。“飞鸟相与还”,我一直在寻找陶渊明头顶上的那只鸟,成就一段关于落日的诗情画意。湫水山的夜,充满温柔的希望。

湫水山有蛇,多的是蕲蛇、竹叶青,晚秋时节躺在山路上很多。我经常碰到。路边的一条青蛇向草从中游去,游走了我的思念。有山人说,还有云豹,蹲在路边的栏杆上。

美好的事,多少包含着偶然的机缘。回来的路上,头上的云疏月山。深夜月当花,地上如洒盐,有光阴在路上徘徊,像水流过一块石头。月光如菩萨,让我享受了一片静悄悄的与他人无关的空明之美。

我们围城自囚,久居城市的牢笼,以为自己有腿,其实早已被截肢。人要时时带着自己的心灵往高处走,站高一点,看远一点,就会心系更广大的得失。每个地方也都需要一座山作为精神寄托,湫水山是三门的神山,得空,你要去转一转,在对大山的敬畏中,体验一场被落日路过,被风云穿身的感觉。

做猢猻戏

● 王良仁

在家乡下半年的市日里,差不多每个集市都能看到“做猢猻戏”的表演,它是我小时候最难忘的一个乡韵记忆。每逢市日,我和隔壁的几个小朋友就满大街去找“猢猻做戏”的。如几圈下来,找不到“做猢猻戏”的,就垂头丧气的回到家里,显得相当无聊。如果正好碰上有人牵着猴子走在大街上,就紧紧跟随在后面,巴不得他们能停下来,开始做猢猻戏。

猢猻即是猴子,所谓“做猢猻戏”,是我们家乡的方言,就是猴子表演节目。“做猢猻戏”的人,一般三五个合伙,或是一家人。他们肩挑行头道具,手牵猴子,走村串巷,逢集赶市。到了某地,就是让猴子表演节目,博得观众的喝彩,依靠观众赏赐而度日,生活比较辛苦。

他们大都来自安徽等地,养着两三只经过驯养调教的猴子,它能听懂主人的吆喝暗示,一般都会做立正敬礼、爬杆拉车、翻跟斗、弄棒舞枪、钻火圈、走钢丝、打躬作揖等一系列动作,还能自己从道具箱子里拿出相配套的戏服、帽子、面具,自己穿戴,演什么还真有点像什么。有时候双手拉着帽子上长长的“雉鸡毛”,踱着戏剧里的四方步,有模有样,还真是当了一回“齐天大圣”似的。给猢猻戴的面具有点特别,只能让猢猻自己用嘴咬着面具后面的一根横竹棍,把面具固定在它脸上,这个动作行话叫“啃脸子”。

他们初到一地,也是逢集赶市,市日里人多,

看“猢猻戏”的人也多,他们找好一块相对宽敞一些的地方,首先使劲敲响铜锣,指挥猢猻随便翻几个跟斗,以吸引赶集人的注意力。

等观众围满一圈后,耍猴人开始手拿皮鞭甩起来,“啪啪”的响声把观众吓得不住地往后退。围观的圈子扩大后,耍猴人不再甩鞭,马上双手作揖换了一副笑脸吆喝起来:“在家靠父母,出门靠朋友,在下初到宝地,耍猴表演,混口饭吃,大家有钱出点小钱,无钱出力捧个人场,拜托了”。说完猢猻也按主人吆喝声、鞭子声的暗示,开始了各种滑稽搞笑的表演,不时引得众人捧腹大笑。

不要看耍猴人手挥鞭子打得啪啪响,其实只是空响,吓唬吓唬猢猻是给我们看的,他们甩鞭是有分寸的,指哪打哪,点到为止,舍不得打猢猻的。据他们自己透露,按老一辈的规矩,猢猻是跟人一起上桌吃饭的,而且第一碗饭要先给猢猻,犒劳它们。除此以外还要经常给猢猻洗澡,把它伺候好了,才能挣到钱啊。猢猻也通人性,对它好,它也知感恩,就会卖力表演。

随着观看的人越来越多,主人开始放开猢猻的链锁。只见猢猻头顶铜锣,开始依次向观众讨钱,观众见状也就丢把零钱(硬币)丢在铜锣上,大方的人也会丢纸币;假如不给钱,猢猻就用眼睛看着你,一边不时伸出手扯扯你的衣裳向你耍钱,一边不时回头看看主人的脸色、聆听主人

的吆喝暗示:是继续耍钱,还是转向下一个。我们小孩当然不用出钱,还巴不得大人们快点掏钱,好接下去看表演。钱要完一圈后,又开始重复新一轮表演和耍钱。

有时候猢猻会突然不听主人的话,不按主人要求表演,抓住主人的头发使劲往下攥,主人好像痛得哇哇叫;或者猢猻突然与主人对打,由于猢猻的动作实在太快,主人的脸被抽耳光,这是真的打,脸上被打得红红的。在主人大声的咒骂声中,猢猻最后也放开双手,转身继续表演或耍钱。这套接打的表演动作到底是事先编排的还是猢猻的反抗,我想应该是前者,也难为猢猻主人的“苦肉计”了。在那个年代越能博得观众的怜悯同情,也就越能得到观众的纷纷解囊投钱。

“做猢猻戏”的走江湖人是很辛苦的。有些表演者还带着已经训练的小羊、小狗,给猢猻当坐骑,不光能骑而且能让猢猻给羊套上型表演型地,给狗套上爬犁拉车等,配合猢猻演出。由于他们带着很多的行李和动物,所以他们不能坐车,完全是徒步行走,风餐露宿。

他们既是一脸风霜,一脸辛苦,哪晚哪歇哪烧饭;也是一路表演,一路生活,到哪住哪家在哪。

“做猢猻戏”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,但却在我们老一辈人乡韵记忆中成了抹不去的印痕。

周日一览后园道地

● 谢台灶

该来游览游览我们村(海游街道下谢村)的后园道地了。那是个超大的四合院。据传说,这座院子是上几代的“启”字辈太公所造。太公是个踏实肯干勤劳俭朴的庄稼汉,凭着他自己硬朗的身子骨,强健的身体,一双会劳动的手,经过数十年田间辛勤劳作,在供给了一家人衣食之后,年年有余,积累起十多个谷仓的稻麦;豢养牲畜家禽,积蓄了许多银元,于是着手购置砖块瓦片,召集亲友帮助砍伐树木,靠人挑肩扛,从田头地角山脚溪畔搬来大批石头……功夫不负勤劳人,一座颇具规模的大号四合院终告落成。至今已过来了数百年。

四合院与众不同:里面有两个堂前两个天井和四条弄堂,花格子门窗遍布整个道地,建筑风格别有洞天。

正堂前坐东面西,前面辟一个方形的大天井。它的面积相当于16米×11米,鹅卵石铺设,四周为石板阶沿;紧挨天井西侧又一穿堂(没有后壁的堂前),和正堂前一样大,上头当为二楼,它的南北两侧(确切一点说当为西南~东北)各有一间房屋;两边各连着一条较为宽阔的走廊,各架一道宽阔的楼梯,供几户人家上下楼共用。穿堂及两翼房屋的西侧又有一个狭长的天井,面积为16米×6米左右。南、东、北三边铺石板阶沿,天井则为鹅卵石铺面。那为何天井西侧没有石板阶沿呢?因为那西侧是整座四合院的车

门和照墙。照墙高高的,近于两层楼的高度。

从车门进去,那个狭长天井两侧,各有两间屋;两间屋向东紧挨着的是穿堂,从穿堂边上再向东过几间,就是大天井这边了;大天井的西侧为“穿堂”,东侧为“正堂前”;除去正堂前,大天井南、北两侧的房屋位置相对显赫,引人注目,房门窗棂做工精细,敲料也显考究。单扇门的上半部分由180多条用高档树种锯成的细木条有序镶嵌做成,中央心形成一个菱形图案;图案方正,像个人头轮廓,两个小方孔有如眼睛,正和参观者相视而笑呢。图案外围又套一个大的菱形;菱形顶尖接一个“V”形张角;同样,菱形底尖接一个“^”形撑脚。这样看过样子倒像个“女”字,肚子里却怀着个菱形方块呢。“女”的胯下三角地带又是半个菱形图案,几分像人的上半个脸;在“V”上又有半张“脸”,露出下巴。两扇门紧连着左右两扇窗,刚好是一间屋的宽度。总之,像这样上半部是花格子的门在整个道地错落有致间格分布,共有12扇。整个建筑拢共37扇花格子门窗。有了这些许花窗,就使得整个儿道地焕发出建筑艺术的光彩!

上述两间屋正好位于大天井南北两侧;这两间屋东面隔壁也有格子窗,正对着正堂前的沿阶。

我顺着沿阶走到正堂前。正堂前是一块方正

数块木板拼凑成当初的整块板壁,但至今仍旧保持着原先的状态,可谓天工巧夺呀。堂前里壁整个儿板壁,也是如此。壁下正中的位置摆放着一张长长的案几,供祭祀时放烛台插香烛摆供品或婚庆等活动使用。案几做工精巧,桌面平坦有如镜面,桌档被做成了屈曲的“卷藤”,巧匠需花十天或半个月的工夫方可完工,时已久矣,然至今仍闪耀着岁月的光彩。

正堂前两边各一间正房,位于整个道地最为重要的地方,能够派得上居住的人,是房中龙头老大。不说别的,就半间堂前楼上的属权,也该为得主享受。

两间正房另一侧各一张大楼梯,也是几家子宗亲共用。楼梯边一条宽阔的弄堂,边上又有两间屋;虽然属于限后屋,但因后水门光照充足,屋内仍然十分光亮,住着舒服。北边还有两间限后屋,和前述两间居住环境相同,且都在东墙开的一南一北两处双扇门,这样,即便住着限后屋,也绝不会昏昏暗暗,舒适度不赖;而且也使整个道地的人群方便出入。

最后得作个特别交代:后园道地堂前三间屋的二楼,窗门都是一色的花格子窗,长长的一排12扇,像一幅画卷,刷地拉开,不管从哪个方位看过去,都会赠给人们视觉上的轻松享受,也勾起了人们对这位太公长长的思念……

野草莓的诱惑

● 罗芹仙

“风儿轻轻吹,彩蝶翩翩飞,有位小姑娘,上山摘草莓,一串串哟红草莓,好像那个玛瑙缀……”这是一首儿童歌曲的歌词,歌名为《摘草莓》,我有一年曾担任过音乐老师,教过这首歌。

歌里的草莓是指长在山野里的野草莓。可能八零前的农村长大的人听到这首歌,都会唤起一种身临其境的亲切感,因为那时的农村孩子很少没有摘过野草莓的。现在的孩子听到这首歌,可能就会不知所云,他们吃的都是水果摊上买来的草莓,极少吃到山上的野草莓,更别说摘野草莓了。

农历四五月间,正是野草莓成熟的季节。不知是谁在办公室里提到了小时候摘野草莓的事,立即引起了大家对童年生活的追忆。童年虽已远逝,但许多事情回忆起来却还恍然如昨,摘野草莓是大家都难以忘怀的童年乐事。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忆往昔,越说越起劲,最后决定,找个时间一起去摘野草莓,重温童年的快乐。

第二天,阳光明媚,云淡风轻,正是摘野草莓的好天气。稍作准备,同办公室的六个同事一起,出发到沙柳的路上周村去摘野草莓,听人说那里的野草莓非常多。进村后,经一个村民指点,我们找到紧挨着村子的一片油桃园。穿过篱笆的豁口,仿佛穿过时光的隧道,瞬间回到了熟悉的童年时空。好多的野草莓啊,油桃树下成片成片的都是,不像是野生的,倒是人工种植的野草莓园。一颗颗鲜红的野草莓点缀在绿色的茎叶中,闪烁着亮晶晶的光泽,真的很像红玛瑙,非常诱人,我们迫不及待摘了起来。第一颗自然要先放进嘴里,真甜,轻轻地嚼,细细地品味记忆中的童年味道。

不一会儿,有人叫起来:“我摘的这颗像牛眼那么大。”又有人在说:“我这一颗最大,是冠军。”旁边的人不服,伸出摊开的手掌,掌心里躺着一颗又红又大的野草莓,说:“看,我这颗才是冠军。”不一会儿,几个手快的同事已摘了不少,一个个把手里的袋子盒子举起来,争着说自己摘得多。真是一群童心未泯的“大孩子”!

马上,又有人喊起了“哎哟”,原来野草莓的茎上长满了小刺,一个小心,就会被划着。野草莓学名蓬口,茎干带刺是它的特点之一。有一种叫蛇莓的,经常跟蓬口长在一起,果子长得很像,不仔细分辨很容易搞错。小时候大人一再叮嘱,蛇莓有毒的,千万不能吃。因此总是很小心的区分,方法之一就是看茎上有没有刺,蛇莓的茎上是没有刺的。其实蓬口和蛇莓的不同之处挺多的:植株一个高一个矮,花朵颜色一白一黄,果实一个空心一个实心。小时候练就的童子功,现在只要看一眼就能准确辨别。

我的手臂也被小刺划到了,又痒又痛,快乐和美味总要付出一些代价的。我没带容器,就像小时候那样,在地埂上抽几根茅草,把摘来的野草莓用茅草串起来。一会儿第一根茅草就快穿满了,正想提起来炫耀一下,却由于茅草尾部没打结,整串的野草莓全都溜到地上去了。我那个心疼呀,情不自禁大叫了一声“哎呀!”吓了他们一跳,以为我遇到蛇了。蹲下想把它们捡回来,可是扁的扁,破的破,还沾了泥土,捡起来也不能吃了,只好重新摘。这一回吸取教训,先在茅草尾部打个结,再把野草莓穿进去。

就这样边摘边吃,边摘边嚷,那种兴奋激动的心情跟孩子没有两样,好像时光倒流了几十年,我们真的已回到了童年。我们的童年,没有现在的孩子吃得好玩得玩得好,可值得留恋和回味的事情却一定要比现在的孩子多。如今的孩子,吃的、穿的、玩的,什么都是现成的,张张口,父母什么都帮着准备好了,可是许多来自自然、来自亲身经历的乐趣却没有。街上买来的草莓又大又甜,肯定要比山上摘的野草莓要好吃得多,但这些花钱买来的草莓,只能带来味觉上的一时快感,而我们童年时采摘野草莓的快乐,却是终生难忘的。

没多久,袋子盒子都已装满。我们提的提捧的捧,欣欣然满载而归。童年早已远去,我们无法驻留时光,却不妨偶尔重拾童心,温习那份纯真的快乐。

麦苗儿鲜

● 梅长琥

春末初夏,新麦未上,稻苗刚栽,正是人间青黄不接的时候,一些薄弱之家,就会为填饱肚子发愁。

很多家庭,去掏还没有大成熟的洋芋。在吃不饱肚子的时候,洋芋杂面,无疑是美食。于是,在家乡就有“嗨啦啦,嗨啦啦,洋芋卵子面掺掺(家乡土音念‘ca’)”。一种吃饱肚子的快感,情难自禁。

还别说,洋芋卵子掺面的滋味,我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忘记。

新淘的洋芋,不用大,只比玻璃弹珠大一点就好,去皮,整个,煮熟加上麦面,撒上葱花,味道真是好极了。这面条,以肥肉熬出的油最好,板油次之,猪肺油也成。现在很多人把熬油之后的猪油渣,叫成“狗屁猪油渣”,含轻视在里面。其实,他们不懂猪油渣的妙处。一镬洋芋卵子面,有没有猪油渣的点缀,味道那是天上地下的差别。在这里,猪油渣对于洋芋卵子面,绝对是点睛的。

这个时令,百物生发,虽然粮食紧张了,但大量的时鲜蔬果出产了,青菜芥菜等叶菜远去了,芹菜也渐次不最当时,但细蚕、川豆、山笋等露出了头角。

早晨,从菜市场走过,摊位上如绿宝石般的细蚕、川豆,如黄龙玉般的剥皮山笋和剥皮玉米,还有洋芋,都让我食指大动,口水叠流。尽管昨天有买,还是忍不住诱惑再买。为了这黄色和绿色的诱惑,我会去买轻易不买的猪肥肉,熬油得渣。

细蚕,是家乡人的叫法,大名是豌豆,别名荷兰豆、雪豆、回鹘豆、耳朵豆等。原产于环地中海地区和阿富汗的地域,现在世界各地都有栽植,鲜种子、嫩尖、嫩荚都可以食用。

川豆,也是家乡人的叫法,大名叫蚕豆。它的种植历史很古老,也是舶来品,原产地为地中海沿岸、亚洲西南和非洲北部。读过《太平御览》的人都知道,它是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。

蚕豆好吃,它的花更好看,不管白的紫的紫红的,都有圆黑点儿在上面,看上去活脱脱是人的眼睛。不管你看不看你,它都盯着你看。被这么多双眼睛盯着看,还真有些不好意思。但它们实在太过于美丽,让我又忍不住。因此,当蚕豆开花时,我总会嘴里哼着“蚕豆花儿香呀,麦苗儿鲜”的歌曲,不断地去看去欣赏。

山笋,家乡人叫它“山上黄鱼”。黄鱼,是海里的鱼珍,现在一般人可吃不起。把山笋和黄豆并列,可见山笋在家乡人心里中的地位。

这些时鲜很好吃,烧法却简单,就是如我这样,根本不谙厨艺的人,也会烧出好的味道。细蚕和川豆,烧法差不多,猪油煮沸,撒上细蚕,或川豆,加上腌菜或山笋,也可以两种同炒,切记要放上猪油渣。也要切记,不能用素油炒。那样,就无味得很。

在这里,要告诉大家的是,细蚕同鲢鱼同煮,美妙不可方物。如嫌鲢鱼太贵,也可以买新鲜的其他海鱼同煮,味道却是差不到哪里去。

春末初夏,真是吃货的日子。